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恃

宋鶴林真逸彭相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

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

沉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知其

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

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

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

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

忽過也

賴濱蘇轍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

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

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

有尚安有盈循理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

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葉夢得曰道欲或不盈為其盈而持之則

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為愈也道

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

所度而長保之為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已

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

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

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

保

林東曰道之為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

不露圭角之為尚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

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盈與

銳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

理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

不可恃而有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金玉之於身

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

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

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

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

恃也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

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

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已而

賤物故易至於驕昏熱康之徒相與清談

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

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曰功成者讓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

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

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累於物無復驕

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

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問以寵利

居成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遠

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良弓藏

狡兔死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

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
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
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
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
人莫得而知耶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曰魄陰也繫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
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
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
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
如時之行寒暑往馬心有天遊六徹相因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
滯於魄哉又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
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
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
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
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

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
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
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墜於地化育萬物
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
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
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及累神
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
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
白虎通曰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
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
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
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靜故仙書有制
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
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夫夫
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
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
之辭也
類演蘇轍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
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

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
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
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
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
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王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
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
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
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
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
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
由魂神拘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陰陰
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
精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
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陸佃曰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陰為止魂
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
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
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載營魄所以外

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劉涇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之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管魄管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管身謂之魂易曰遊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管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管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

葉夢得曰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腎藏精以肝藏魂以肺藏魄而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魄出乎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乎陰故沉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氏謂之管魄管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

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管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魄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眾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

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憤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滌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眾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

頽瀆蘇轍曰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聞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

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氣柔能如嬰兒極矣

王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恃則帥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為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其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陸佃曰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后其心可以躡淪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

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既散辭氣亦蕩流問爾能專守一氣通於無間與物不逆柔而至順復命全真如嬰兒在胎中乎陳象古曰氣為動用之先柔為剛強之本晦菴朱熹曰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

頽瀆蘇轍曰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

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臨川王安石曰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劉涇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雜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陳象古曰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蕪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今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
頽濱蘇轍曰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

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臨川王安石曰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為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為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

劉涇曰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視以芻狗則得之
清源子劉驥曰老氏方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者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

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積哉抱一夫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身也民譬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浴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啟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闔散施闔謂歛斂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准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

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胃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

臨川王安石曰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闔闔能為雌乎

劉涇曰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畜養之德

黃茂材曰天門闔也今嬰兒腦顛中闔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頽濱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

苟又有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則應之而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手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黃茂材曰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閉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進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於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

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手哉群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能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手幽冥也

王雱曰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昔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專而有之雖雕刻象形造化萬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黑通不自彰顯故曰玄德

陳象古曰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已而不以為有故亦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黃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是韓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謂工人範和粘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感受諸物之用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內虛而受物虛因有以能受有假

無以為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真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三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

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官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

晦菴朱熹曰無是數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眾骨所會者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

閣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為車埏埴以為器戶牖以為室此則有

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

所由來矣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賴濱蘇轍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陸佃曰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為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為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真常之用在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虛妙之神炁也者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形以為利氣動以形隨假神而為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為利無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

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

碧虛子陳景元曰五色之設黼黻文章別
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
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
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金
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
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管不已蕩
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
味之設鹽梅調適養人之體斯則五味之
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品饕餮
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
而何爽亡也差也失也田獵者國之常禮
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
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
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
則曰不恭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貪
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返心
神發亂非狂而何夫金銀珠玉難得之寶
貨人若貪取無厭采求不已則道行妨傷
而身多勞辱也嚴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

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嗜田
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
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
者塞耳之椎也五味者斬舌之鉞也田獵
者狂獸之帥也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遠
也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
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也難得
而易失也殃禍之閭而危亡之室也求之
以自賊而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
下訓兆民也

頴濱蘇轍曰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
性方其有性而未有所也至矣及目緣五
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
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
爽也

劉涇曰人之身竅肝為目竅腎為耳竅脾
為口而與五色聲味同為死生此大患也
而愚者見色不見其害猶弗見也聞聲不
聞其患猶弗聞也嘗味不嘗其患猶弗嘗
也故見作盲聞作聾嘗作爽是作之也非

疾也疾則虧其體而已見聞嘗性固有在
焉莊子曰屬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
所謂明屬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謂聰屬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
藏亦以係物失已而已受惠為先故耳次
目受惠為深故口次耳又內狂其心外妨
其行則吾身之患備矣馳馬從禽此兩者
能亂人之陽以動其心以至於發狂者而
彼反資以為樂黃帝則曰狂之病妄行不
休其說是也妨害也行所以行已難得之
貨使人昏於同利則為害大矣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五色炫亂視極
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
人皆縱嗜好之常情失恬淡之真味故真
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咬獵

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困其氣血以馳騁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慾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微取是謂難得與人善行有所妨礙

黃茂材曰所貴於目者為其見道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為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溢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為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令人嘔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收獵固未至於狂而以清靜無為者觀之豈不為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垂於胃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尚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為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為易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穎濱蘇轍曰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收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守綿綿之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陳象古曰為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舍也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不為聲色五味收獵貨財所惑所以為腹不為目也腹者有容

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馱足而目好尚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為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